



critic

楊偉傑評 香港小交響樂團 「月魄」音樂會

◇◇◇◇◇

圖：香港小交響樂團

文：楊偉傑

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碩士生導師

地點 +

臺北市中山堂中正廳



評論場次 +

2016/11/19 19:30

陳慶恩的音樂，在香港作曲家中獨樹一幟。他的作品充滿了想像力，既有文人的意境，也有都市的律動。他不算十分多產，但每一部作品都是千錘百煉。

11月19日晚上，陳慶恩的最新作品《月魄》在臺北市中山堂中正廳由葉詠詩指揮香港小交響樂團上演。最近二十年，他的管弦樂作品幾乎都是由「小交」首演，這次也不例外。筆者一直關注陳慶恩的創作，除了因為他很多作品都有用上中國樂器外，更重要的，是他不僅僅是簡單地把中西樂器放在一起演奏，而是把中西音樂的精神結合。今年年初筆者在欣賞他創作歌劇《大同》時，就有此強烈感覺。自小演奏二胡的陳慶恩，對各種胡琴的性能都非常熟悉，這次他為胡琴與樂隊而作的《月魄》，筆者認為無論在創作手法、音樂結構還是中西音樂融合方面皆屬上乘。

〈瘦馬踏殘月〉、〈冷月葬花魂〉、〈鴉影月斜白〉、〈霜菊藏月冷〉、〈月暈吊山鬼〉。《月魄》的五個樂章標題均帶有「月」字，文字與音樂未必有直接關係，但文字可以啟發聽者對音樂的感受與想像。第一樂章開始時，弦樂組奏出的不協和長音輔以疏落的木魚聲，以C—G音定弦的胡琴與長笛、小號以相同音高連接出色音的變化。陳慶恩以此作定弦，讓胡琴發出更淳厚的音質，音色更為動人，張力更大。次樂章巴松管的持續低音與胡琴的泛音、眾樂師的吟唱互相呼應。

第三樂章中，胡琴與小提琴之間的對話也是別具特色，而胡琴內弦空弦的厚重感，與銅管及打擊樂的共同營造出激烈的氣氛，胡琴中間段落的雙音也十分粗獷，動人心魄。其後的第四樂章，吟唱再次出現，弦樂的泛音與胡琴的內弦繼續同步而行，浦契尼的《菊花》與阿炳（華彥鈞）《寒春風曲》片段先後奏出，這種拼貼卻顯得出奇地融合。終樂章管樂

澎湃的鼓號曲後，胡琴與小提琴再度交手數個回合後，胡琴的自然泛音讓萬籟俱寂。

在《月魄》中，胡琴與樂隊並非純粹的獨奏與協奏關係，而是一個整體，胡琴與樂隊也能各自發揮所長。陳慶恩為胡琴譜寫的音樂，既保留了樂器的特色，又具有時代感。胡琴的部分並非炫技，但在音色、力度、音量等方面的變化已足以成為難點。擔任獨奏的臺灣胡琴家王澄潔樂感極佳，多年的西方古典音樂訓練與樂隊經驗，讓她瞬間與樂隊合而為一。她與葉詠詩指揮的樂團互相帶動，用音符牽引著對方。樂曲中不同的線條構成許多的織體，色彩斑斕；不同和聲的運用也推動著音樂往前邁進，胡琴與樂隊之間取得很好的平衡。

在奪得蕭邦國際鋼琴大賽十年過後，香港土生土長的李嘉齡，其琴藝也日趨成熟。她演奏的拉威爾《G大調鋼琴協奏曲》可以說是零出錯，她在首樂章的觸鍵十分靈巧，十指高低起伏。次樂章的〈極慢板〉也有較好的線條演繹，惟在律動方面則有點一板一眼，可以更加流動，長笛與單簧管的獨奏樂段則十分迷人。李嘉齡在終樂章的準確度極高，力度也足。樂隊亦相當配合，以「小交」這類中型樂隊更能突顯樂隊協奏部分音樂的細膩之處。

壓軸的蕭斯達高維契《第九交響曲》，「小交」演奏起來十分精緻，樂隊聲音非常集中，層次分明。弦樂組總體音色不錯，短笛、小提琴、單簧管、巴松管的獨奏段落也有可喜的表現。葉詠詩的指揮動作果斷而清晰，毫不含糊。加奏的浦羅哥菲夫《第一交響曲》第三樂章，與剛才蕭斯達高維契的交響曲暗暗呼應，看來「小交」的團隊對曲目安排的確下了一番心思。